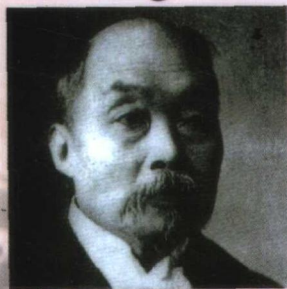


modaizhuangyuan
ZhangJian



末代状元

張謇

王
维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www.1000books.org



五牧秋元

寒夜

modaizhuangyuan
ZhangJian

末代状元

張謇

江泽民题字

王
维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代状元张謇/王 维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7

ISBN 7-5354-2828-2

I. 末…

II. 王…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4757 号

责任编辑:吴 尹

责任校对:陈 风 黄 玲

装帧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京山德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7 插页:2

版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60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定价:精:35.00 元
简: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江泽民与张謇之孙、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绪武。



张绪武（中）、江苏海门常乐镇党委书记黄拯乾与作者（左）。



江苏海门常乐镇人民捐资修建的张謇纪念馆。

發揚愛國主義精神
建設社會主義祖國

江澤民

序

祖父张謇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我国早期现代化实验者。毛泽东同志说过“提起中国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江泽民同志也说，“张謇是前清状元，后来转向共和，任孙中山政府实业部长。办了许多实业和教育事业，很了不起。”

军旅作家王维的著作《末代状元张謇》面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祖父的传记有多种版本出版，但以文学形式表现祖父张謇的作品还较少。王维创作的这部四十多万字的著作，花了几年时间收集资料，实地采访，积累素材，反复思考，终完成大作，应向他表示衷心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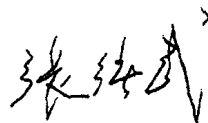
这部著作得以面世，还得益于家乡海门常乐镇的支持。乡亲们一直不忘祖父张謇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一直为祖父强国富民思想和业绩感到自豪与骄傲。镇党委书记黄拯乾等党政领导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这部著作的诞生。据说他们还将在在此基础上推出一部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对此，作为先祖的后人，内心无不涌动着一种热切的故乡情怀。

在跨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张謇直接参与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实践。他的思想、行为和开创的事业，既浓缩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矛盾和许多挫折，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为我国早期现代化，为我国实业、教育、社会慈善公益等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我们永远怀念他。

愿这部《清末状元张謇》既为读者带来愉快的享受，又能为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扬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也预备祝电视剧拍摄成功。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张义志' (Zhang Yizh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序 二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是张謇用来自勉的话。张謇及其思想是中华民族共享资源，更是我们海门人的骄傲和财富。

过去我们从许许多多有关张謇的传记作品或论述中认识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张謇，今天我们又从这部《末代状元张謇》的长篇小说中，看清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且有血有肉的张謇。作家以优美婉妙的文笔，刻画了一个忧国忧民，举重若轻，情感丰富的张謇。作家没有拘泥于张謇具体的兴教办厂，而是将他推近历史的矛盾之中，直面没落的晚清王朝。以他超人的智慧来荡涤和影响已经麻木了的王朝，并警醒国人。不但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浸润着力透纸背的艺术感染力。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张謇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爱国者。张謇是出自我们海门常乐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影响，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有过高度评价。他又是一位多方面的历史人物。从社会活动方面说，他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教育家，同时他还应该是一个军事家；从社会地位方面说，他是官绅阶层，也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他的事业带给社会的影响来说，他又是改革家、开拓者。从1895年到1926年，张謇创办的工业、农业、交通业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兴办的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事业，对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的进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在进行改革开放、全面奔向

小康社会的发展中，仍然能够从张謇的实践活动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国家强盛，必兴科教和实业。张謇倡导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其核心就是发展。因此他为“科教兴国”、培养各类人才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教育结构体系，为强盛国体，兴办了一系列实业。同时，在政治上，张謇积极倡导和领导的君主立宪运动，是希望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变革为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治。既然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政治体制已不敌西方列强，因此只有“以夷制师”，学习列强“强国富民”之道，才能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状元故里海门市，这些年来一直坚持发展和创新。已跻身全国最发达的百强县（市）。2003年基本竞争力上升到第33位，列苏中、苏北地区首位。以轻纺、服装产业为主的工业成为海门的支柱产业。海门是著名的教育之乡，教育质量在江苏名列前茅，并荣获全国教育工作先进县（市）等殊荣。这些都与张謇“母教育，父实业”的思想底蕴以及他为故乡打下的经济发展基础密不可分。

张謇四十岁后大魁天下，声名如日中天，本来一样可以官至枢机，但却“舍身喂虎”，在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开疆辟土。这正是张謇的英雄本色。也是今天一百多万海门人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常乐镇打造张謇这一传统文化品牌，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江苏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江苏海门市委书记

徐永兵

第一章

何时发现过夕阳是如些绚丽多彩啊。在松软的海滩上，张謇走走停停，看他轻盈如飞的脚步，谁能相信走在夕阳的海滩上是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七十三、八十四……”哦，后面的话被张謇生生地掐了去。那是一种宿命吗？还是对人生无奈的嗟叹？不，是夺命！其实时间对生命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对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情是义？还是出将入相缱绻终生？有人马革裹尸，有人叱咤风云。有人贵为天子，亦有人饥馑而毙。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人生，什么样的人生不是人生？

远处的夕阳倦了困了，耀眼夺目的红霞正渐渐淡去，映在海水里漾起一道艳丽的霞光，海水里便有了一片流光溢彩。黄海、东海还有长江一齐汇集在张謇的眼前，如三位巨人伸手相握，暗暗较劲，谁也不愿率先松手，像是约好了看谁最后一眼送走夕阳。

张謇有点困倦了，他的眼睛眨了眨。不远处传来船工的号子声。夕阳余晖中的张謇缓缓转过身来，却没有找到号子声音的源头，刚才激昂的号子声像是悄然沉入深不可测的海水里。但是就在张謇回头时，尖利的号子声又坚决地响起来了。这会儿张謇不再回头寻找，默默听着，静静地想着。尖厉的号子声是那么的熟悉，多么像紫禁城御前太监的吆喝。太监是什么？是被阉了的人，如同被阉的猪狗，生命力显得更加旺盛。人跟人不一样，太监和太监亦不同啊。有些刚入宫就会被剃了脑袋的，更多的是呆在深宫中终老一生，无人送终啊。当然也有成了精成了妖的太监，他们是那样地令人胆寒啊，小嘴一动，

就能上指使皇上，下怒斥大臣，让多少人心只能怒着，却不能一口啐死了他。想到自己四十二岁那年高中状元大魁天下时，也是那一声吆喝声被宣到光绪皇帝跟前。那时自己远远地跪着，有节奏地膝移着，移近天子眼前，跪卧天子脚下。记得那个被慈禧太后把玩于股掌之中的皇帝，目光紧盯着自己时，自己突然发现，光绪并没有想像中的龙颜。他的脸上写满了常人的凄凉，那是一双失神的眼睛，把一腔的毫不得志活脱脱地暴露着。张謇还清楚地发现，光绪皇帝不但听命于皇太后慈禧，也听命于身边的太监。这个阉人是何等的了得？不但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圣威，还能左右整个大清国的命运社稷。普天之下有多少英雄豪杰成了他嘴下的冤魂？

太监的嘴就是一把滴血锋利的屠刀！

真是庆幸啊，自己远离了朝廷纷争。到死也想不明白，成千上万的汉人在一个女人足下俯首称臣，叩头如捣蒜。白天是人上人，晚上却成了刀下鬼。那不是张謇要的人生。

自己要的人生是什么呢？是拯救黎民于水火吗？可是自己有过多少希望，而这些希望又是那样没有选择地成了失望、绝望。15岁中秀才，以文名显于江南，又入淮军。30岁中举，中举后连续四次会试失败。为什么屡屡失败又永不放弃，最终成了今天名扬四海的“纺织大王”？哦，是了，这个国家不是满人的，是这块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的家园。自己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列强吞噬了，被腐朽的大清王朝葬送了。那些列强像饿极了的野狼，无所顾忌地撕扯着这个病人膏肓的巨人。狼比狗可恶，狗吃人不留一点骨头，而狼吃人将血肉剔得精光，一滴血也不留。

这些年他做到了尽量让朝廷忘掉自己，这对一个声名显赫的朝廷状元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想到同代人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一个个枭雄成了遭人唾骂的卖国贼窃国大盗，自己真的有些暗自庆幸啊。“周公恐惧流言归，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难知。”大忠大贤，大奸大恶，虽不能纵观其一生，但可观其一时啊。可是自己从1895年开始，陆续在通州、海门、启东等地兴办了一系列企业，并形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大生企业集团，一心想让东方

这个病人健康起来，强壮起来。但是要从封建殖民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有太多的东西无法跨越。中国不同于美国，亦不同于倭人日本，顽疾太烈，沉痾太深了。还有啊，自己对袁世凯充满过幻想，希望他能够统一中国，加速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是自己识人不清。这杂种后来竟然违背国民意愿，残杀功臣，破坏摧残民主制度，确立起军阀专制独裁统治。且利令智昏地复辟称帝，活生生地断送了新兴的国运。

天真的黑了。海水竟是黑黢黢的一片。三水交汇，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界线，生和死本来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么？是一墙之隔还是一水之隔？罢了，其实生和死就是一念之差，是一声叹息啊！

可以给自己的一生下个定论吗？罢了，那是后人的事。自己是什么，留有后来人评说。

张睿望海凝思，眼前晃动的黑色海水令他的思绪更显迷茫。意识却强烈地穿越着时空，飞回到往日里去了，飞回到海门常乐那个固执的少年脑海中去了……

那时候的张睿才十五岁啊。

十五岁的张睿踢蹬着略显张狂的脚步进入了科举考场。后来这份少年的张狂让张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家乡常乐的早晨有海风阵阵袭来，海风里混沌着海的风铃声，有一股一往无前的野劲。推开大门时，张睿迎着海风快乐地打了个喷嚏。好畅快的喷嚏，竟然吓得村口不远处一条黄狗撒腿跑开了。张睿的目光紧紧盯着渐渐远去的黄狗，慢慢地它回过头来，然后站住了，也盯着张睿。它的尾巴摇晃着，讨好着这个刚才打喷嚏的少年。这个少年一贯对它友好啊，每天天不亮就捧着书本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地读着，今个儿这是怎么了？

张睿弯腰捡起一颗石子，狗再次跑了，这回夹紧了尾巴，风一样不见了。张睿几步跨到僻静处，冲着空中撒了一泡尿。尿线高高的，几乎越过了几米高的芦苇。

张睿今天的心情不好。

张睿心情不好，是因为自己一旦跨进考场，自己就不是张睿，而

成了如皋人张驹的孙子张育才。自己苦读诗书十多年，只因祖上三代无人入学为生员，属于朝廷规定中的“冷籍”，就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所以临到考试不得不冒充他人。

“育才！”父亲张彭年从远处找来，老远就冲张謇叫着。

“我不是育才。”张謇默默地说。

“育才！”父亲大声叫道。

张謇盯着父亲上上下下看了片刻，也提高声音强调着：“我不是育才，我是你儿子季直！”这回他重复的是自己的名号。

父亲笑了。父亲的笑容总是憨憨的，那是岁月磨砺的结果。但张謇还是想到了父亲心底深深的痛。儿子为了博取功名，不得不冒他人之名走进考场，哪个父亲这时能真的笑出来啊！

父亲伸手抚弄了一把张謇的辫子，含着那种固执而自然的笑容说：“知道是我张彭年的儿子就好，算我没有白疼你啊，儿！”

这声“儿”一叫，张謇看到父亲眼里滚动着泪花。

张謇的头深深地垂下了，像是犯了家规一样喃喃道：“爹，我知道了，我叫张育才。”

父亲张彭年一把将张謇掳进自己的怀中，紧紧地抱住了。“要考好，一定要考好！”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父亲怀中的张謇，抬头望着父亲，沉着地点着头。然后回家捧起了书本。

父亲没有立即随张謇回家，他站在那里，迎着和张謇刚才同样的海风，紧紧咬着嘴巴。抬头望着苍天，似在心中默默地对上天祈祷着：“老天，保佑我儿子吧。”

张家原本是个富有的家庭啊，几代从商早已使家庭殷实起来了。可是到了张謇祖父张朝彦手里，家产败尽，穷困之中只好入赘于吴圣揆家。吴家在海门的常乐镇除了租种几亩田地外，还兼事瓷器贩运。好歹也算个富户了。

张彭年想到家庭兴衰，就一心想着重振张家当年的荣耀。最大的荣耀就是出个读书作官的。“学而优则仕”，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到五帝到如今，哪朝哪代不是靠读书入仕啊。在四个孩子中，张彭年选

择了张謇，也就把张家所有的希冀都寄托在张謇身上了。他一直得意着自己的选择，张謇自幼聪明伶俐，10岁就读完了《三字经》、《论语》、《诗经》等书。13岁那年就能“制艺成篇”，有一次先生举“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对以“我踏金鳌海上来”。先生一品味，喜上眉梢，连夸张謇不同凡响。张彭年是怎样的喜出望外啊，坚信儿子张謇将来一定会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光宗耀祖是普天下所有父母对子女的希望啊，为了达成这个希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了，何况只是让儿子冒名呢。

张彭年花了大把的银子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全都打理了一遍，就坐在家里盼着张謇能够通过考试。

张謇也真是争气，初上考场竟然顺利通过了县、州两试。尽管州试成绩不好，取于百名之外，但总是过了这关。后来在院试中，被取中第26名附学生员，获得了秀才称号。

张謇在漫长的科举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那一天张家是何等喜庆，屋里屋外张灯结彩。左邻右舍道喜者众。张彭年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可是张謇心里却怎么都不是个滋味。因为发榜书上生生地写着张育才。

张謇看发榜书时，心里在哭泣。

秀才算个什么呢？教自己私塾的几位先生不都是秀才么？除了博得人们的一点点尊敬，除了吹着胡子教人学会“之乎者也”，还能改变什么？

夜色苍茫。张謇躲开道喜的人们，悄悄地来到屋外。抬头望天，天空繁星点点，一颗拖着亮尾的流星从常乐的空中划过，多么奇妙的亮光啊。很快就消逝在远处大海的天际。

原来这份快乐真的像张謇看到的那颗拖着亮尾的流星啊，短暂而凄凉。在这个夜晚结束之后，张家的天空划过一阵邪恶的雷声。一双手邪恶的手伸向张家。

眼见着张謇冒名中了秀才，张驹全家认定发财机会到了。你有名，我享利，天经地义啊。除了开始时的银两，他们再次上门索取。一些见利是图者也从中看到了发财时机，纷纷敲诈。再富庶的家底也

敌不过众贼掠夺啊。张彭年顿感中了圈套，一筹莫展。冒名考试像一张巨网，将张家网在里面，动弹不得。每每看到前来敲诈的人对父亲的凌辱，父亲张彭年总是以泪洗面，张謇就想抡起砍刀将他们一一劈成刀下鬼。可是少年张謇肩扛着张家的希望，这份希望实在太沉重了。

从公元 1868 年到 1873 年，前后 5 年时间里，张家不断地受到张驹等人串通学官、董事反诬陷害。张家不仅被敲得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而且张謇还将面临牢狱之灾。

为了躲避如皋县吏拘押，张謇跑了。

雨，倾泻的雨水像是从天空中斜砸下来。本是黑夜，而大雨中的黑夜，更像一张漫无边际的巨网，将张謇牢牢地罩住了。

令人窒息的雨啊！

一阵没命地狂奔，脚板踏在泥水里已经木了，鞋子有没有也不去管了。终于，张謇累了。“扑通”一声倒在雨地里。那些似尖刀般的雨点一记记划在昏睡中的张謇脸上、身上。

一道闪电，在狂风的裹击下，仿佛要将天空炸开。

醒来的时候，风停雨住。四周静悄悄的。

张謇艰难地睁开惺忪的双眼，看见眼前一片火光。哦，有人在升火。火光边还坐了一个人，那人背对着张謇。他像是知道张謇已经从昏迷中醒来：“你能跑到天边么？”声音嗡嗡的，却又显出几分空灵。张謇困惑地四下打量了一眼：高高的屋顶，宽敞的大厅。这是什么地方？隐约还传来一记记敲击木鱼的声音。

想说话的张謇喉咙里咕咚一声。他想爬起来，可是浑身酸疼，支撑了一下又沮丧地倒了。

那人起身朝张謇走来，提着一只水壶，远远地扔到张謇跟前：“喝吧！”

张謇捧起水壶一口猛饮，立即被呛得跳了起来，苦着脸道：“酒？！”

那人已经坐到张謇身边，点头道：“对，酒。你要暖身子，不然真的会去见阎王的。”